

我的客家

- ◎客家女人
- ◎健妇、劳动、好妇娘与嫫妇道
-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备受歧视的赔钱货、溺婴、弃婴与死后哀荣的『孺人』
- ◎客家妇女的信仰及禁忌
- ◎蓝色的海洋
- ◎拴住你的胃
- ◎唱出『片天』
- ◎围不住的爱
- ◎哭嫁的新娘
- ◎岁时节令习俗

温燕霞◎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温燕霞，江西安远人，正宗客家妇女。高级编辑，江西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频率总监。江西省文联副主席、江西省作协副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此恨无关风和月》、《夜如年》、《黑色浪漫》、《寂寞红》、《红翻天》、《我的1968》、《半天云》，中短篇小说集《乡俗画》，散文集《嫁给一盏灯》、《越走越远》、《客家·我家》。2009年，长篇小说《红翻天》荣获全国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并入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2010年12月荣获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大奖；2012年，长篇报告文学《大山作证》荣获第十二届江西省五个一工程奖；第七届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广播剧专家评析“最佳编辑奖”和三个成就奖；主创的广播剧作品八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根据本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夜如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曾在全国电视台热播；编剧的数字影片《赣南1934》已在央视六套播出，《发姑》年内将在央视六套播出。个人先后荣获全国十佳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江西省“巾帼建功标兵”、江西文学艺术界拔尖人才等光荣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我的客家

My hakka

温燕霞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客家 / 温燕霞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480-2681-5

I. ①我… II. ①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4897号

责任编辑: 黄润祥

责任印制: 谭 勋

书籍设计: 郭 阳+先锋设计

我的客家

著 者: 温燕霞

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 编: 330025

电 话: 0791-8656550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0.5

ISBN 978-7-5480-2681-5

定 价: 49.50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赣版权登字-06-2014-0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我在哪里走近了“客家”？（序）	001
客家女人	007
健妇、劳动、好妇娘与懒尸妇道	017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044
备受歧视的赔钱货、溺婴、弃婴与死后衰荣的“孺人”	073
客家妇女的信仰及禁忌	084
蓝色的海洋	114

拴住你的胃	131
唱出一片天	157
围不住的爱	195
哭嫁的新娘	238
岁时节令习俗	277
两颗心和这本书（代后记）	321



我在哪里走近了“客家”？

——兼序温燕霞《我的客家》

朱向前

首先声明，我非客家人，亦非客家学研究者，但较长时间以来，我对客家充满好奇、好感以至敬重和部分的疑惑，算一个满怀兴趣的客家爱好者吧。今天就借给温燕霞这部客家专著作序的机会，略略回顾一下我曾在何时何地走近了何样的客家。

第一次让我记住客家这个名词，是30年前一则地球人都知道的消息。消息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卫星就曾航拍到闽西永定圆形客家围屋，因误认为是核反应堆而反复拍摄、深入研究，一度引起上层恐慌，西方侧目。直至上世纪80年代，美谍报人员以游客身份亲临永定走进围屋，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美国人走了，客家人来了。客家围屋以它堪称世界第一的家族式单体民居庞大的体量、精密的结构、复杂的功能、合理的设计、异美的外观，迅速引起世人关注，目击者无不叹为观止。笔者也曾多次慕名前往闽西、赣南、粤东等地参观圆形、方形、船形、燕翼形围屋，包括围屋的延伸与变异——开平雕楼。每一次的冲击与震撼都不一样，但留在脑海中的疑问却是相同的：它们的主人——客家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能、又为什么要修这样的楼？他们的聪明才智、力量、信心都是明摆着的嘛，但一座座围屋传递出来的强烈信息却分明都是守卫、防御、回避、躲藏。他们是弱者吗？他们怕什么？为什么要如此谨慎、低调、隐忍？

又过了10余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审会上，一名客家人以文学形象尖锐地楔入我的脑海。这就是军队女作家项小米长篇小说《英雄无语》中塑造的主人公。致命的是，这个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项小米的祖父——中共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的父亲项与年。项与年，福建省连城县客家人，原名项廷椿，早期共产党人，1927年调入中共中央特科“红队”，直接听命于周恩来、李克农，是1928年伏击处决大叛徒、原中革军委秘书白鑫的主要功臣。1934年10月初，他临危复命，从时任赣北第四行署兼保安司令的莫雄手中接过了蒋介石庐山秘密军事会议部署的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的重大情报。事关中央苏区存亡、工农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十万火急，间不容发！项与年独闯虎穴，“虽千万人吾往矣”！但进入江西泰和以后，发现敌情比预想的严重得多。为了尽快穿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他当机立断，用石块砸掉4颗门牙，瞬间使自己变成一个双腮肿胀、面目狰狞、血糊漓拉、蓬头垢面的叫花子，这才混过层层哨卡，于1934年10月7日到达瑞金，亲手将情报交与周恩来、李克农。周恩来、李克农二位面对着这个面目全非的老部下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无语凝噎。就是这份情报，促使临时中共中央迅疾作出了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一个拐点与一名客家人的英雄壮举重大相关，这也是《英雄无语》的核心情节，“英雄无语”也是作家对客家主人公行为与精神特质的精准概括。（参见项小米《英雄无语》的有关章节；参见王作化、王晋阳的《一份绝密情报促使红军长征》，载《历史问题，问题历史》，远方出版社2008年9月版。）沉默无语、绝决、果敢，讷于言而敏于行，“打掉牙和血吞”，“图穷匕首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就是客家人！客家人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那年元宵节，我应江西省文联主席刘华先生之邀，赶赴赣南去看傩戏，无意中走进了民俗的客家。其中在纯客县宁都城郊石上村看“添丁炮”。所谓“添丁炮”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为了庆祝和祈祷添丁而打爆竹。但这却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过的最红火、猛烈、震撼的爆竹阵势了。先在几个大姓祠堂门前两侧排满“炮龙”（缠满万鞭的竹篙），少则三五百，多则近千条。等到各祠堂大门外先点燃两挂之后，就见从祠堂里冲出一条条绽放着金花的“火龙”，它们由三两个精壮后生抱着就像抱着一挺喷着火舌的机关枪。“火龙”冲出祠堂后直接就靠上大门，靠上四五条后整个大门就完全被炮火硝烟遮盖了。这时再从里往外送“火龙”，就很有点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惊险与刺激了。数十挂“万鞭”争相炸响，全村硝烟冲天，金花四溅，人影



攒动，阵阵春雷般的巨大轰鸣声要持续整整两个小时。将一种庆贺、一种炫耀、一种祈福表达得如此集中、强烈和大气磅礴，我看也是非客家莫属了。

如果说，“添丁炮”多少可能带点包装色彩的话，那么，南丰三坑村的傩戏就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了。无论是判官小鬼还是和合二仙的表演，都将一种拙朴的简约体现到了极致：角色简洁到两个，化妆简化为面具，情节简单到几近于无，动作简朴到木偶式，音乐简明到无旋律，仅有鼓点“嘭，嘭，嘭……”但正因为这种简法，才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始，接近于传说，保持了神秘，有一种生命本质的力量在循环往复的动作与音乐的重复中直击人心。而客家人骨子里那种念旧的、回望的、缅怀的、承传的慎终追远的血质，通过这种简单而不失庄重的仪式感，最终沉淀为一种审美：一种简约之美、重复之美、原始之美、神秘之美。

此番赣南之行最后一个意外收获是得到了舒龙先生主编的“献给世界客家第19届恳亲大会”的论文集《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客家学研究著作。正是想瞌睡时来了枕头，连夜浏览，方才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大感汗颜。（考虑到大多数人与我一样为客家学外行，就忍不住想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二。）书中诸多论点我一时无暇消化，但它陈述的两个事实确实使我震惊。恰如国民党元老叶楚伦所言：“中国近代史乃客家人写的历史！”据该书载，自太平天国以降，牵引中国历史进程或立于历史潮头的弄潮儿多为客家巨子，如太平天国之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如“剿灭洪杨”之曾国藩、曾国荃，又如戊戌维新之梁启超、谭嗣同、陈宝箴、黄遵宪，又如推翻帝制之孙中山、黄兴，再如中国革命之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叶剑英、叶挺、胡耀邦，再如文史领域之郭沫若、陈寅恪……足矣，足矣。但且慢，此客家巨子与运动领袖仅为一端，还有一端即客家群众与运动主体。太平军中多客家、湘勇中多客家自不待言，最为典型的是早期中国工农红军基本由客家子弟组成！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所辖区域赣南、闽西、粤北等21个县市，多为纯客县。所谓红色根据地，几乎与客家区域完全重合。这是巧合吗？偶然吗？何谓客家精神？日本客家学学者山口县造一言以蔽之：革命精神！

诚哉斯言。但客家精神又极富张力，它呈现出“围屋性格”和“英雄无语”的两极，它有防御、避让、低调、隐忍的一面，还有进攻、抗争、坚毅、勇猛的一面。关键看它是否发作，一旦发作起来，便如迅雷疾电，如暴风骤雨，呼啸而至，吞吐八荒，

所向无前！

客家的题目是越来越大了。一而再、再而三的邂逅使我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客家的诱惑，兴趣既浓，疑问亦多。譬如我们只看到结果，却不知原因，只看到现象，却不知本质——客家人为什么这么牛？为何自称客家？他们究竟来自何方？又为何能坚守到今天……

恰逢此时，“客家妇女”温燕霞送来了她刚刚杀青的《背着故乡旅行的女人——一个客家妇女眼中的客家及客家妇女》，嘱为其序。手抚书稿，我不免暗自称奇，不仅是说书来得及时，而且是慨叹我与温氏——客家确实有缘。请看该书开篇：

“200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广东省始兴县城附近的东湖坪曾氏永成堂围屋里热闹非凡。闻讯赶来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大门口观看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的拍摄。这是一部反映20世纪30年代客家妇女生活的剧作，根据我的长篇小说《夜如年》改编。”

殊不知，拍摄单位就是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电视艺术中心啊，而且这又是该中心承拍的第一部电视剧，演员多起用我院戏剧系师生，今天的当红女星殷桃就是从剧中豆苗这个人物起步的。为表示重视，当剧组转场到广西贺州黄姚古镇时，我还以院领导的身份去过现场“探班”呢。此其一。

其二，温燕霞新作《红翻天》——一部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客家妇女闹红的长篇小说2009年入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终评，恰巧我又忝列评委。虽然当时与温燕霞并不相熟，更不知她的客家身份，但仍然以江西老表的感同身受为其作过鼓噪。

其三才是这本《我的客家》（又是客家女人），这才使我蓦然感到温燕霞与客家女人的情结既深且重，尤见执着。先是深情感叹客家女人（寡妇）独守空房长夜如年的凄恻命运（《夜如年》），后又热烈礼赞客家女孩投身革命、沸反盈天的生命如花（《红翻天》）。无意中恰巧写出了客家女人的两极。这一回她要超越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了，要以一个女性的目光和体验，全方位、大纵深地来观照和表达客家妇女。它包括了客家的来历（《这是一群奇怪的人》《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和客家妇女的信仰、禁忌、操守、服饰、饮食、爱情等十个方面。它一反温燕霞创作的感性路线与风格，企图首先从考证、研究的路向进入，为诸多纠结不清的客家之谜给出答案。她在海量的客家学专著中含英咀华，她在漫漶的客家史籍中稽古钩沉，她在辽远的客家之乡里



流连忘返。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从实物到图片，她几乎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关于客家尤其是客家妇女的小百科全书。

应该说，温燕霞在这里努力做了一个客家学学者的工作，她一不留神，闯进了民族、民系、民俗学、历史、地理、社会学的陌生领域，尤其是在赣南客家风俗文化的搜集整理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尽管以学者的苛求而言，她的资料收集还不够全面和系统，论证推导也略欠缜密，有的判断似是而非，个别结论也不是十分雄辩，如此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这首先还是一本作家的书，它追求的是知性与感性的结合，它的知性的丰富与扎实和感性的丰盈与灵动相得益彰。作家将一个活泼的客家女子从孩童时代开始的心灵经历和生命体验，全部融进了她对客家女子的记忆、认知和理解之中。这里有贪婪的追忆，有小心翼翼的辨识，有确凿的自我体认，有灵犀相通的推己及人。但都带着体温，带着呼吸，带着情感，饱满作家的才情，凸现作家的性格，让人读来如闻其声，如临其境，饶有趣味，引人入胜。正因为如此，它融化了某些史籍资料的枯燥与乏味（尽管少许地方化得还不够好），部分段落写成了思乡怀人的优美散文。如果这样的笔墨再纵情一些，它几乎就要成为一首对日渐褪色的客家及客家文化绚烂而凄美的挽歌。

还有，图文并茂，图片鲜活珍贵，说辞生动风趣，也值得一提。

好了，30年我一路走来，我在哪里走近了客家呢？我走进了客家吗？要说有点潜移默化的心得和启迪，那就是今天一说起客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千年以前客家先祖“衣冠南渡”的宏阔场景。你想想看，“衣冠南渡”四个字包含了多少信息，给人多少想象啊！衣冠似雪，峨冠博带，车水马龙，华盖如云，那一定是上流社会、名门望族啊！汉族中的大系，英雄中的精英啊！所以，他们才如此地自重自尊自立自强自信自傲（最典型者如毛泽东，他最终将此转化提升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精神）；所以，他们才能如此地慎终追远，讲求出身，注重门第，牌位、门榜上郡号、堂号昭然（最典型者如陈寅恪，他选择配偶和学术助手也以门第高贵者为上）。这里顺便与温燕霞作一商榷。我对“温著”中提出，凡墓碑上对女墓主冠以“孺人”者均为客家这一标准存疑。没有学理上的根据，理由很简单，我老家萍乡一带（包括我家祖山）墓碑上的女墓主均为“孺人”，难道都是客家而不自知？鉴别是否为客家，以各种风俗（包括祭祖、墓葬、傩舞、龙灯等）论，似都不足为据。最靠谱的还是语言。所谓“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是也。纵使天南地北，境内海外凭着客家话即可找到真客家，

这就是客家最纯正的遗传密码。至于它为什么能历经千年、流转万里而不变异，这又是一个谜啊！

总之，客家是个大题目、好题目、难题目。不仅 8000 万客家人将为之瞩目，而且广大的非客家人亦将因之神往。温燕霞生于斯，长于斯，得天独厚，浸淫既久，蓄势必深，能否在《夜如年》《红翻天》《我的客家》三部曲的基础上厚积厚发，为客家人立一部大传，写一出大戏？继《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诸迁徙大片之后，也该来一部《客家人》了吧？

客家人安在？温燕霞理该当仁不让，挺身答：到！此时不到，更待何时？此事不做，还做什么事？

温燕霞，谁让你是客户的女儿呢？

庚寅夏月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客家女人

——一个客家妇女眼中的客家及客家妇女

一、这是一群奇怪的人

200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广东省始兴县城附近的东湖坪曾氏永成堂围屋里热闹非凡。闻讯赶来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大门口观看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的拍摄。这是一部反映20世纪30年代客家妇女生活的剧作，根据我的长篇小说《夜如年》改编。作为原作者，目睹自己笔下的人物巧笑嫣然地行走于这座建于一百多年前却仍旧精美出奇的围屋里，我有一种发梦的感觉。只是电视剧的拍摄过程极其琐碎、枯燥，我不耐，偷偷溜出，去看距曾氏围屋几百米远的曾氏九栋十八厅。

曾氏九栋十八厅在始兴县赫赫有名。



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招贴画



我在曾氏九栋十八厅里感受到了小说《夜如年》中的意境。

该建筑历史悠久，比之拍电视剧的围屋更为古老，也更为宏大，共有9栋18厅42套350间2层楼居室，5栋82间平房、厨房杂间，1座炮楼，2个书院和马房、牲畜饲养场，且建造得极其讲究和精美。据传，当年建造此房时曾氏族人先请“江西烂脚癍师傅”选定东湖坪这块风水宝地，开工后要求极严，请来的工匠每天磨的青砖数目不能超过3块——在龙南关西围的资料上我也看过类似记载，不知这是当时建围屋的规矩，还是后世文人的杜撰。此且不管它，我们还是继续关注东湖坪曾氏九栋十八厅吧。

话说那天我在九栋十八厅里流连，脑海中涌动着许多的奇思怪想。

那些幽深的院落、苔痕蔓生的墙壁、方正整齐的天井，还有穿梭其中的农人，皆使我想起家乡的东生围。当我踽踽独行在僻静的巷道上时，甚至产生一种置身于《夜如年》中谢家老围的错觉。我想自己这是与始兴有缘了，也是与东湖坪有缘了，不然，电视剧外景怎么就选在了这儿呢？可惜的是，曾氏九栋十八厅最终没有入镜，剧组原想在其中的祠堂拍一场戏，可因有棺材道具的出现，该村的老人竭力反对，最终导致拍摄计划流产，这是后话了。当我那天在信步走着时，我以为周遭的场景将在电视剧中再现，不知不觉地便有了移情的感觉，仿佛小说中人正在其中生生死死地活着，而我已目睹那奇妙的一切。就在这时，我在小路上遇见了一个年轻可爱的妹子。她的出现不但终止了我的白日梦，还让我享受到一个作家的尊荣：当她知道我是电视剧的原著作者时，热情地领着我四处参观。

妹子约莫十六七岁，穿着磨得发白的牛仔裤和水红色绣花的无袖T恤衫，一脑油黑发亮的头发剪成时下最流行的碎发，披散在白嫩的颈边，调皮中有种难掩的娇俏。



她站在窄窄的麻石巷道口，青春的身影犹如一株挺拔的小树。透过她颈肩间优美的曲线看去，围屋耸立的角楼仿佛一把古剑刺破了岭南春日迷蒙的天空。她歪头打量着我，毛桃子一般的眼中有几丝自豪：

“我们家老早从山东搬过来的，我们是客家人。”

妹子说完带我去前头一条巷子看她所说的那块石碑。石碑已经很古旧了，那么坚硬的麻石也不敌岁月的流转，竟被时间的河水冲刷得有些残破。当年铁勾银划的“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略显漫漶，唯妹子唇边的笑意和朗朗的语声是分明的：

“听讲你也是客家人？”

“是啊，我们家从山西迁来的。现住在江西的安远县。”

“安远县？很近啊！我说你怎么和我姐姐有些像呢！”

妹子天真地说笑着，同时从小皮包里掏出她姐姐的照片给我看。我不由愣神了：我们俩还真有些像呢！瞧，一样的脸形、一样的浓眉、一样的大眼和健壮的体魄，看上去完全符合人们对客家妇女的评价：健妇。

莫非我和她们家五百年前是一家？否则为什么如此相像？

我心里掠过一个幼稚的想法，这边热情地邀妹子和我和合影。谁知妹子却摇头说穿的是无袖衫，照出来的胳膊好粗，不好看，然后朗笑着逃走了。我带着一抹遗憾在石敢当前留下了一张照片，以此来纪念此次不算奇遇的奇遇，同时对秀丽的东湖坪充满了好奇。

东湖坪村在广东省始兴县，颇有名气。据曾氏法海公族谱记载，曾氏发源于山东，孔子的学生曾子为曾氏第一世开派始祖。南宋末年，曾氏族人因中原战乱大举南迁至嘉应州（今梅州），明清时又有一支曾氏族人辗转来到了始兴。关于东湖坪曾氏祖先的发家史，民间有着许多神秘的传说。一说曾氏祖先精明能干，长袖善舞，经营有方，在始兴县城及韶州、广州、佛山、湖南、江西等地开店，生意兴隆，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始兴县流行着这么一句俗谚：火烧县哩东湖坪，七日七夜烧唔完。由此可见曾氏财富之巨。另一种说法是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攻下太平天国南京府后，曾谎报朝廷说所有财物毁于战火，实际上他早把天王府的东西运走了。东湖坪曾氏家族有不少人在曾国荃手下做事，并深受信任，于是，曾国荃将一部分财宝藏在了东湖坪。也因为这个原因，东湖坪曾氏族人建了一座外观与民居无异，实际墙厚两倍、瓦梁密实、楼梁粗大、纵横两层、窗口外小内大、院墙上挖有瞭望孔和射击垛、外有木门、中树铁栅栏、

里层铁板门、具有防盗功能的两房两厅，人称“曾氏银库”。

据传，1945年1月日寇进犯粤北时，烽火燃至了始兴。东湖坪曾氏族人为防财宝落入日寇之手，秘密地将金银财宝分别埋在浈江、墨江两岸的山脚、田垄、屋角、塘背，而后把藏宝图刻在曾氏银库的外墙上……

东湖坪曾氏故事的传奇性不亚于我的小说，但陪同我的妹子却并不特别清楚。她只是牢牢记着自己的祖先来自山东，是正宗的客家人，并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被她这种情绪所感染，也为她这种情绪而高兴。

同时，我也有些惊讶，惊讶于客家文化的深入人心，居然连一个文化不高的村姑都有如此强烈的客家意识。或许客家文化的强大与其不可思议的传承性正是得益于这种根植于客家人潜意识中对祖宗之地的缅怀与记忆。从这个角度而言，客家人是一群奇怪的人，而且数目极其庞大，有7000万之众，分布的区域更是广泛，几乎流布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有时想起他们，我就会联想到雨水。那些小小的雨珠被风吹着、被云捎着，飘啊洒啊，从这块天空到那块天空，倏忽间就千里万里了，而它们落地之后，身躯早已融入东方的河流抑或北方的湖泊中，可它们念念不忘的，却仍是孕育它们的那块共同的云彩。

他们仿佛天生一副牵牵挂挂的心肠。明明已经在目前这个地方生活了一千年或几百年，对于人生而言，那是何等漫长的光阴啊！可这漫长的光景竟然不足以抹去他们对远祖的思念、忆恋。他们热切而又固执地追忆着那尘封在历史迷雾中的故地，详尽细致地记录着自己的家世，不厌其烦地梳理着迁徙的时间与路线，或形诸文字或口口相传，沉浸在浓烈的怀旧情绪中。

这种情绪下的他们是一群漂泊的旅人，除了已经化为一个念想、一种记忆、一个符号的故乡之外，所有的地方都只是他们途经的景点。他们在迁徙中寻找故乡，故乡却离他们愈来愈远。然而，他们并不气馁，一代接一代地继续漂泊，继续寻找，终有一天落地生根了，却仍是一棵葵花，心中永远向着千里万里之外的故乡。他们将自己迁徙前的居住地当作堂号写在红纸上、贴在门楣上、立在神案上，享受香火的供奉和后人的景仰。他们在当地已经是当仁不让的主人了，却仍以“客人”自居。久而久之，他们有了一个称呼：客家人。

客家人仿佛是为祖先而活着的。与其他汉族民系的人相比，他们多少有些儿奇怪。



更奇怪的是客家人的语言。

江西的客家、广东的客家、台湾的客家、东南亚的客家，彼此间隔着万重关山，平常也鲜有往来，更没有大规模融合的机会，可他们只要走在一起，就能毫无障碍地用方言进行沟通。而这种方言，据语言学者们说，是上古时中原的汉语，抑或还是某一国的官话，可谓古汉语的化石。客家人世代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信条，从而使“客家话”这块化石坚固异常，缔造一切毁灭一切的时间居然没有在它们身上打下更多的烙印，它们依然在迁徙和融合中保持了原有的特色，并成为一根剪不断的红绸带，将星散各地的客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他们具有更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历经千年仍礁石一般突现的方言难道不值得称奇吗？

与此同时，他们还保持着相同的生活习俗，这使得东西南北的客家人无论来到哪一处客家地区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既保守又极具创新意识，不断地扬弃不断地纳新，却从不忘本。正如罗香林教授在其《客家研究导论》中所说的那样：

“客人尚自重，喜自尊，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肯舍弃固有的语言和习惯，国内如闽、赣、粤、桂、川、湘等省，固不用说，……如南洋群岛及安南暹罗、台湾、北美洲等地，亦莫不然。往往足迹所至，即有其特别村舍，一切习俗，不肯与外人同，昔时甚至不肯与外族或外系通婚，不肯学习外族外系的语言，这确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日人山口县造，谓客家原有一种自信和自傲的气质，再受海洋环境的影响，遂养成一种岛国人民的热血与精神。”

所以说，客家人是一群奇怪的人。

我也是一个奇怪的客家人。我有着客家人的特性：讲古老的客家方言，时常缅怀祖先，骨子里有一种对迁徙的向往，并因此对目前的居住地表现出不应有的漠视……客而家焉。家而客焉，我们在安土重迁的同时，却有一颗流浪的心。



客家人，客而家焉，家而客焉，究竟何处是故乡呢？这是他们经常思量的事情。

相关链接：客家。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的《辞海》缩印本是这样注释“客家”一词的：